

## 大舅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二月二十四日早上醒来，看到老爸发给我的微信，说大舅去世了。这几年，大舅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个消息并不突然，但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。立即与表弟立新联系，得知大舅春节后越发虚弱，饭也吃得很少，人很瘦。周日晚上还很清醒，周一早上五点去世，享年八十四岁。立新说，也算是寿终正寝了。

大舅名叫武广汉，是老妈的大弟弟。老妈兄弟姐妹六个，她排行老二。大姨出嫁到霍邱，很早就去世了。三姨是哑巴，嫁到比较远的村子，我们可能只见过她一两面，几年前也走了。我们最亲近的是大舅、小舅和小姨，其中大舅对我和哥哥的教育最有功劳。

老爸家是典型的农户，老妈家则是当地的乡绅，书香门第。我外公兄弟三人，分别就读于燕京大学、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。外公毕业后回家乡，在当地学校任校长。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的成分当然是地主，后来又加了一顶右派的帽子。大舅考大学时，是当地“状元”，但因为出身不好，大学进不了，他一气之下去了新疆两年，后来回安徽，去了芜湖师专，毕业后在夹沟中学任教，和大妗结婚，生了四个孩子，老大立新比我小两个月。

亲友们都公认，大舅是最绝顶聪明的。我们从小就听说，他能背诵《红楼梦》的前五十回，我们当然不信，曾挑出段落来考他，还真一句都没失误过。可能因为他自己没能

进最好的高等学府，所以，他对孩子们的功课抓得很紧，顺带把我和哥哥也一起揽入其中。少年时代，如果大舅来上海，我们就会被他“收骨头”，不仅功课要被检查，每天还得凌晨即起，大声背诵唐诗宋词。漫长的暑假，在上海无事可做，我们会被遣送回老家，到大舅那里去“补课”，说是补课，其实是把下个学期的数理化先给上一遍，所以成绩当然会越发优异。那间闷热的小屋，刺鼻的蚊香，嗡嗡的蚊子，矮桌上摊满的功课，手臂压在练习本上留下的汗津津的印记，是我和表姐妹们的共同记忆。

大舅不甘心只做一位乡村教师，后来调到县城教育局工作，搬进了教育局的大院子。再去他那里过暑假，看到气宇轩昂两袖清风的大舅竟然很会察言观色交际应酬，院子里住着很多科长处长主任，那似乎也是大舅的

### 少年时代， 如果大舅来上海，我们就会被他“收骨头”。

目标。

我回家乡拍摄纪录片时，大舅退休了，他收集钱币，研究县志，编辑文稿，腰板儿又挺直起来，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回来了。他跟着摄制组，观察导演的镜头和布局，问我前后的衔接和叙述，分析内容的表述。后来我把一个小摄像机留给他，在智能手机盛行之前，他还做了不少视频呢。

我这位绝顶聪明的大舅，那位可以背诵五十回《红楼梦》的“状元”，在那个时代，他耗损的才华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命故事。民